

那一扇門

◎

「當時……門是開或關？」我問。

「關的。」簡短二字，L 答得直接，是思考已久，又像演練多時，只等我問話。有著一雙大眼的她此刻更刻意睜大，瘦小身體打直前傾，用她的眼神跟肢體，覆誦了一回「關的」。我多希望這是一次普通平常的國文課，和藹說著：「來，同學們唸這一段……」。但此刻我和 L 的問答，已非平常的師生閒聊，而是更接近人生。

我的表情應該很皺。攤開擱在桌上的筆記本，我寫下問話重點，也亂畫著線條。課堂上我希望學生快點長大，但此時卻希望 L 停留在小時候，讓純真可以徘徊久一點。

身為導師又兼任「校園性別平等委員」之一的我，負責調查這起性騷擾事件。詳細訪談記錄後，再交由學校另聘的律師及主任委員們定奪。事發至今，上下課期間，我常利用空檔觀察 L，她總是瞪著走廊上偷窺自己的人，瘦弱身材益發地抬頭挺胸，散發與外表不相稱的霸氣。眉峰特意修高，不知是否要彰顯強悍個性。被瞪視的同學心虛低頭，快速竄入教室準備下一堂課。L 抬高下巴，倨傲地地走過長廊，尚未打鐘，但人聲都刻意放輕，那種安靜比上課吵鬧更令人心慌。

這所高中升學壓力極大，每當段考結束，輔導室外便擠滿喪氣的學生。輔導諮商室有四間，格局均不大，只能放置六、七張課桌椅。九月底秋老虎的炙熱相當懾人，本想打開電風扇就好，但老舊電扇咿呀咿呀轉動及鼻尖額際滲出的汗珠，讓權充「柯南」的我著實干擾心神。我起身才按下冷氣鈕，門喀喇地開了。

L 略抬下巴坐在對面，她語氣堅定，堅持門是關的。深黑眼眸半掩在濃黑長密睫毛後。她瞳孔睜大，半瞬也不眨地望向我。

「晚上八點半，晚自習也快結束了，門幹嘛關？」我的問話是合理的推測。「這麼熱的天，開冷氣時門都是關的啊。」L 的眼神，彷彿我問了什麼蠢問題。我在筆記上亂畫線條，想理出乾淨思緒，同時也有點懊惱，怎麼把重點放在門？應該先問當時辦公室內發生何事才對。冷氣才吹沒多久，我竟然覺得冷。

兩週前某天晚自習，L 和同班男同學 H 舉止過於親密，被數學科 A 老師撞見，將兩人帶到辦公室問話。A 老師擔心串供，請男同學先在室外等候，單獨詢問 L。三天後，L 控訴老師性騷擾，她不想多談細節，一再強調 A 老師太過親狎。我轉著筆，謹慎挑揀問題及字句，問到晚兩人交談的內容與互動，對方騷擾的動作，我得顧及重點卻又不傷害 L。L 不想詳談細節，只一再強調老師對她太過親暱，不論言語或是手，甚至是呼出的空氣。她眼眶泛紅，右手緊抓衣領最上方扣子。

我忍不住低頭閃躲她快漾出淚光的眼眸，剛才 L 瞳孔中反映出我正垮肩坐著的縮影。十二歲那年，我也曾這般待在諮詢室被問話。

◎

將近暑假的六月，灼燙炙熱的黏膩感在體育課時悶到極致，那時學校沒有經費加裝冷氣，堆滿運動器材的體育室半絲空氣也吹不進來，也許氣都被各種球類吸飽了。下課鐘響，只剩我們幾個乖巧女生在體育室收整跳箱練習用的巧拼地墊。體育老師事後給我們一人一罐冰蘆筍汁作為幫忙的謝禮。

我的好友莉莉因為跳箱成績不及格，體育老師單獨留她下來練習。我們既羨又妒，可以讓陽光帥氣的老師個別輔導，是許多女學生的夢想。

從操場走回教室途中，需穿越長形風雲走廊，長廊兩壁貼滿比賽佳績的公告及表演海報。品學兼優的莉莉是公佈欄上經常出現的名字，公告欄位會再放上優秀學生的照片，莉莉晶亮黑圓的眼珠，微彎帶笑地瞧向每個走過長廊的人。莉莉的課業成績優異，跑跳律動卻完全不及格。班上女生們幸災樂禍地說上帝是公平的，但男同學們反而覺得這樣的莉莉可愛可親，和凡人親近了些。我們交情不錯，因為家住得近，總是並排隊伍，踏著一路說笑回家。

「老師對莉莉特別好，單獨留她一人練習。」

「體育老師不會喜歡律動感特別差的女生。」和我一起走的兩位班上女孩互相討論，語氣帶著嫉妒。

我們邊走邊聊，一邊喝著冰蘆筍汁，這真是夏天最棒的享受之一。風雲長廊盡頭有一個方形水池，繞過去右轉就是上課教室。水塘上舒展著一葉葉的睡蓮，有十幾隻蝌蚪在葉下竄動，不知是不是上完生活課生態觀察結束時，被我們放生的。

忽然「啊——」，我叫了一聲，睡蓮寫生作業我竟然放在體育室忘了拿。拜託同學向老師求情，先別記曠課，我趕緊往體育館方向奔去，跑得太急了，手上的蘆筍汁灑得沿途都是。

天氣好熱，我抬手想遮掩陽光，手心背上全是汗。停下來喘氣再繼續狂奔，長廊怎麼比去上體育課時的路更遠。我祈禱美術作業還在，祈求老師和莉莉仍然在練習。

奔到體育室，我用力轉動喇叭鎖，怎麼轉不動？用力拍門也沒有回應，我繞到旁邊樓梯平台，那裡有個角度，可以看到窗簾遮掩不到的體育室內部，那是下課時我們常偷瞄體育老師的祕密基地，

我從縫隙往內瞧，看到莉莉原本高綁的馬尾此時散亂地披在單薄肩胛凹處，體育老師的右手則搭在她另一側肩胛骨。

跳箱時需要別人扶著肩膀嗎？他們怎麼靠那麼近？我拼命回想剛才老師示範時的

跳躍動作，疑惑地眯眼繼續看。莉莉的手不確定是推或拉，只見她頭不斷晃動，長髮益發零亂。老師右手改為拍肩，接著拿出三罐飲料塞到莉莉懷裡。

她怎麼可以拿三罐。突然我漏踩一階樓梯滾落下來，腿部手肘一陣劇痛，頭部撞地，四肢由亂揮到癱軟。當痛意襲來，我才意識到全身已撞向體育室那扇門，等看清週遭後，老師和莉莉的臉在眼前放大。昏厥前，我似乎聽見莉莉的尖叫求救：「保健室，保健室……」聲音由大漸小，然後無聲……

事後據說保健阿姨讓我躺在地上休息，因為輕微腦震盪不能搬移。當痛意漸退，周遭傳來焦急輕喊，一張開眼，便看見莉莉晶亮的大眼閃著水光，問我要不要喝蘆筍汁，我的胃湧上一層膩，狂吐起來。

體育室內的畫面，我以為只有自己看見，未料養病後回校，發現已是人盡皆知。同學好奇詢問時，消息已衍生成多種版本。全班開始背著莉莉竊竊私語，眼神不大友善。「不要臉、那女人」等說辭鋪天蓋地瀰漫在校園中。迫於同儕壓力，我也避著她。放學排路隊回家，莉莉都只與地上影子相伴。她曾希望我證明體育老師說謊，「你會幫我吧？」我佯裝失憶，藉口家就在前方快跑離開。每次看到她求助的眼神，我都假意暈眩未癒，趴在桌上休息。

導師放學後帶我到諮商室談話。我們經過開滿睡蓮的池塘，多希望那天我未曾遺忘美術作業。狹窄的諮商室及風雨欲來的氣氛悶得我喘不過氣。老師像獵物般緊盯著我，她丟出問題：「門確定是關上？鎖上？」我回答忘了，心中卻也納悶溽暑炙熱的空間內，那兩人在做什麼？

體育老師繼續教我們班，笑容依舊陽光，黯淡的是莉莉，班上給她取了一個代號——「那女的」。好幾次她被反鎖在女廁，門板啪啪碰撞，傳來「放我出去」的哭喊，我只當作沒聽見；分組時她總是孤身一人。在童年的最尾端，莉莉愈來愈沉默，她的名字消失在風雲走廊的公佈欄。畢業後，她的行蹤沒有人知道，聽說是移去了遠地，消失在我們眼前。

◎

看著 L，我腦中一直浮現莉莉的身影。一樣的瘦小，一樣的大眼。正要結束問話時，我問 L，那晚外面的 A 同學是你男朋友，當下怎麼不出聲求救？這句話打破了 L 原本冷靜篤定的神情，正欲起身的她愣愣地看著我，張大口，一個字也說不出。過了好幾秒，才吐出長長的氣。

「那時……那時……，沒想到要求救。」L 結巴地回應。怎麼可能？英雄救美是人之常情，更何況是戀人？L 的眼神忽然轉為銳利：「學校該不會是想把這件事壓下吧？老

師你會幫我吧？」

開門離去時，她忽然轉過頭來拋下一句：「我怕學校吃案，隔天我就告訴了 S 老師。」

◎

「門是半掩的。」A 老師說。

我的筆尖頓在紙上，對方和 L 的迥異說辭像高壓電流，讓此刻執筆的手麻了一下。A 老師與我交情不錯，同事情誼柔化了我本應如檢官般嚴肅犀利問話的氣焰。我翻著稍早的問話記錄，內心思索 A 與 L 的說詞何者為真？

我擔心接下來出口的問話像支電鑽，愈往內鑽，會將對方鑽出孔洞。看著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問題，那麼多疑惑，為何門的狀態總是我問話的首選呢？是否十二歲那年自己對莉莉遭遇的緘默冷淡，如今想藉由問話稍稍減輕罪惡？隔了三十年，我是想藉由此事，想證明自己也能主持正義嗎？

A 老師解釋天熱開門的理由，是當時天暗稍涼，為了省電而關閉冷氣。「晚上八點半，都快放學了，誰還會開冷氣？」A 老師的語氣如同 L，彷彿我問了個蠢問題。

A 老師和 L 的說詞及表情均有極大的差異。A 老師極力申辯的聲音忿怒高亢，他解釋對 L 只是單純問話，沒有任何肢體上的親密接觸。L 則是鎮定地控訴，只有提及男朋友時有點結巴，面對其它問題，則冷靜地只挑揀地幾個字回應。

方才輔導室轉述 L 學生媽媽的意見，他們不會上告，但希望 A 老師道歉。A 老師說得又急又快：「沒有錯，何來認錯？沒犯錯卻道歉，污點就跟一輩子了，全校師生會怎麼看我？」他一再重複自己的無辜。我默默地聽，想起當年莉莉就是這樣被孤立的。A 老師熱切地盯緊我，祈求能還給他清白，但我害怕那種眼神的熱度，好像當年莉莉炙熱大眼向我求救：「你會幫我吧。」如果當時我能擠出一點點聲音就好了，也許就不會發生莉莉在女廁尖叫「我被鎖了，放我出去」的事件，或許她也不會搬家，我們也不會失聯。

莉莉被大家孤立的那陣子，我常夢到自己被關在那間鎖上的體育室內，所有的籃球足球不斷擲過來……，有時夢到自己背上長出厚殼，但殼外球體咚咚震耳的抨擊聲，撞得我頭痛欲裂。

隔了半年多，大家都從小學畢業了，但有段長長的時間，我一直停在十二歲。

◎

「我沒注意到門。」男學生 H 回答。

H 學生細瘦的右腿持續抖動，粗黑鏡框加深陰鬱的氣質，白靜長臉沒有 L 那般定靜。「沒注意」、「忘了」兩個詞像他此刻口中不斷咀嚼的口香糖，無味卻重複地咬到澀硬。

他一再強調天色已暗，A 老師叫他在門外等候，他就戴上耳機聆聽五月天歌曲跟著哼唱。室內有無異聲傳出，及那扇門開或關，一概不知。

忘了？這是在複製我當年的說辭嗎？

我反問他身為男朋友，L 被老師叫進辦公室問話，於情於理，不都該關心一下嗎？話還沒問完，H 當著我的面，拿出口袋的耳機及手機聽起音樂，右手插在褲子口袋，左手滑手機點選歌單，吊兒郎當地仰視窗外天空。

這男朋友真沒肩膀，他和 L 感情難道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融洽嗎？又或許在關鍵時刻，每個人都想蓋上一層殼保護自己。

我在本子上寫下觀察 H 的記錄。

◎

在諮商室休息約莫一小時，我被敲門聲打斷假寐。進來的是 S 老師。

「L 怎麼發生這種事？何時發生的？詳情是什麼？」怎麼回事？L 學生說，事發隔天就告訴了 S 老師，S 老師應該是校園內最先知情的局外人啊。L 如此信任 S 老師，怎麼眼前的 S 看起來完全不知情？我和 S 老師相當熟，她總是熱心分享烘焙的糕點，微笑常掛在臉上，待人真誠又有耐心，深受學生喜愛和信任，理應不會騙人。此刻她慌張進門，急切地想問明事發經過，我以保密原則婉拒透露。冷氣溫度調太高了嗎？我怎麼覺得愈來愈冷。

「妳——事先不知道事情經過嗎？」我小心挑選著中性字眼。

「上一節課 L 不在教室，你們班學生竊竊私語，下課時我問班長，才知事情這麼大條。到底經過是什麼？」我以還要訪談他人為藉口，委婉對 S 下了逐客令。

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想在本子上想理清思緒，但全都亂了。

當天離開諮商室雖是傍晚，但天色仍亮。內心灰黯一片，腦中零亂的線完全找不到線頭，剛好輔導老師也要開車，我們一起走向停車場。我問對方一條法規：「校園性騷擾事件倘若知情，老師要如何處理？」

「四十八小時內沒有緊急通報，會被記過處分，考績會受影響。怎麼？這件事，有老師知情不報啊？」我連忙搖頭，怕冤枉無辜的人。多希望有人能為我解惑啊。

◎

隔天一早，我七點半踏進辦公室，有位中年女人在門外雙手交握胸前來回走動，發著叩叩的高跟鞋聲響。我問找誰時，她轉頭，微卷瀏海側分，頭髮兩旁短至耳上，後髮剪短削薄如男人，一襲深藍襯衫搭配黑色寬版西褲，眼睛紋著粗黑眼線，尚未講話，踩

得叩叩響亮的鞋聲已呈現霸氣，濃重的脂粉企圖遮掩浮腫眼袋。豔紅色唇膏，搭配說話時的強大氣場：「我想找林若安老師。」正納悶這位來找我的媽媽是誰的家長，對方立刻表明身分：「我是 L 的媽媽，想找導師談談。」

我快速翻一下抽屜中家長資料表：「保險公司經理」，商場女強人呢。我請她到隔壁國文科小教室，談話空間比較隱密。L 媽媽和女兒一樣不高，身材纖細，但走路步伐大又快，尖亮的嗓聲一如腳底方頭尖細的高跟鞋。才一進門，L 媽媽坐下，雙手環抱胸前立刻說明來意：「先向老師你打個招呼，A 老師一定要向我們家道歉。我們家 L 可是還要做人啊。」

我解釋事件還在調查，一定不會冤枉好人。

「老師，你這話就不對了。冤枉好人？我們家 L 才是好人吧。我和 L 的爸爸十年前就離婚了，家裡沒男人，我就教 L，我們女人要自立自強，有委屈就大聲說。這 A 老師數學教得不好，我女兒只不過在週記上反映，之後 A 老師就一直找 L 麻煩，現在更變本加厲，毛手毛腳，污辱我們家 L 的清白。老虎不發威，當我們是病貓。不道歉，我就鬧上媒體，學校面子也掛不住。」

我低聲打著圓場，背脊直冒汗。L 媽媽因為還要趕去公司，先行離去，叩叩的高跟鞋聲也踩在我的太陽穴上，響得我的頭好痛。

◎

回到辦公室，正擔心如果事情鬧大，記者媒體、八卦週刊、動新聞……，我揉揉額頭，苦惱不知該如何解決。「若安老師，有家長找你。」我今天可是紅牌，到處有人找我。

一抬頭，看到不同於剛才女強人型的媽媽，眼前這個媽媽正常多了。及膝的短袖駝色麻布洋裝，襯著身體有點肩寬背粗，直桶洋裝遮不住腰間凸出的肚子，袖口下方露出的手臂較粗，右手肘上掛個黑色包包，左手拿著手帕頻頻擦汗。短髮燙得像花椰菜，不像 L 媽媽那樣高不可攀。

「老師你好，我是 H 媽媽，聽說你是他的導師。」我客氣點點頭，對方又繼續：「我們家 H 捲入這件事，會不會有事啊？這不關 H 的事。這孩子嚇壞了，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？我兒子被這件事一搞，都沒辦法專心唸書了。他在家啊，洗碗、切水果、洗衣……，什麼事我都幫他做好，他只要專心唸書，考個好大學就好了。這個 L，我當初就反對他們在一起，那雙眼就是會勾人，現在可捅出事情來了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我輕聲打斷她：「事情還沒有查清楚，不可以妄下斷語。」

H 媽媽一邊擦汗，又接著說：「我就這麼一個獨生子，可不能有事啊。這 L 就是不對我的眼，來我們家，叫聲伯母，就坐在沙發上滑起手機，還要我切水果伺候。我兒子

都靜靜的，什麼都說隨便，才被 L 吃得死死的。」H 媽媽把我這兒當成客訴中心了，抱怨的話落落長，幾次我問她要不要喝水，她都恍若未聞。況且抱怨 L 的話一再重覆，好像一件棉被對摺好，又攤開再摺一次，如此一再重覆。L 媽媽講話至少俐落乾脆，眼前這位婦女碎唸的如同小孩子流個沒完的黃鼻涕，擦完又流，黏膩惹人嫌。

H 媽媽突然音量調小，以發現天大祕密般的興奮求我不可聲張：「老師，我和你說一個秘密，你可別說出去。我兒子向來靜靜的，昨天他竟然跟我說，A 老師常刁難 L，除了把她的數學學分當掉外，還常責備 L 裙子太短、上課又慣性遲到。L 跟我家兒子說，如果 A 老師再找她麻煩，就以性騷擾控訴，到時看誰的麻煩比較大。」

我的心痙攣一下，本來無聊到在紙上亂畫纏繞線，此刻那些線條像極自己的煩亂思緒。我以下堂有課為由，請她先離開。H 媽媽離去前，還一直說這不關她家兒子的事。

到底真相為何？好多疑問未解，真想找同事討論，但性平委員的身份在校內是不公開的祕密，為了避免影響客觀立場。我只能仿照小時候，將看到的畫面暗自揣想。

事隔三十年，我的經歷、能力已非昔日懵懂的十二歲小女孩，怎麼不變的依舊是迷惘和無力？多希望小時我蹲在樓梯間偷窺體育室的那一幕，什麼都看清楚了。今天的謎團怎麼一如三十年前。多希望此刻能有透視人心的能力，多希望沒有人再受冤屈。

一邊想著心事，我走到了性別平等會議室外，拿著調查本的手掌不斷冒汗。此時內心冒出阿 Q 想法，我只需繳上報告，不必定奪是非啊。

由二樓窗外望去，笑得開懷的幾個學生在校園漫步，太陽燦燦地曬在稚嫩臉龐上。我旋開會議室把手，門沒有鎖，卻覺得這扇門好沉好重……